宋元學案

勉齋學案表

黃榦　父瑀　晦翁淸江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屛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子略

——子輔

何基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何南坡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方暹——萬鎮　別見雙峯學案

張元簡

趙師恕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蔡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子玠
吳沅　別見鶴山學案
吳昌裔
黃師雍
黃振龍
陳如晦
梁祖康
曾成叔
陳象祖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鄭鼎新

李鑑

薛師邵

葉士龍

陳倫

熊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家損

李武伯

李晦

方丕夫

袁俊明

葉貝

趙必愿別見玉山學案

宋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燔

張洽

劉剛中

李方子

楊楫

楊仕訓

王遇

劉砥

劉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道傳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伯履

詹初

余元一

並勉齋講友

余崇龜

景思學侶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勉齋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多從黃氏補本或是梨洲原本而謝山特補勉齋講友諸人）

朱劉門人　李胡再傳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父瑀）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

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駮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倘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

黃榦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受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祭劉靜春文曰榦也顓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摳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修以啟後覺據此知先生少及靜春之門

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于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于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于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

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于堯禹之得統于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于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于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則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

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顏子得于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于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孟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

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于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畧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當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

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

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于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于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昔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

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

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于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個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中庸總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旣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

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畧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為學之弊作為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藴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矣至于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

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于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氣稟之淸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敎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畢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

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于不睹不聞之際謹獨于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于擇善固執之始而成于無聲無臭之極蓋至于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于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于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

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于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于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

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于中者而言昭著指發于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于世間利害得喪乃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

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幹老矣未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于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爲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是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 以上與胡伯量

承誨以朋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幹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

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閒斷如曾晳者眞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于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

窔矣安得起之九原一叩所疑邪

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圖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卽乾卦右卽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卽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閒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圖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邪 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

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于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

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于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于有則之上加一故字于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榦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道理也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 以上復葉味道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于人心爲未嘗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于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

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于逐物也
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
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
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于此身者則如喜怒哀
樂是也發于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
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
其發于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
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
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
哀樂之閒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
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畧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惡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主宰者以其虛靈知

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
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
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
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洪範五
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
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
鑿耳榦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
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
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
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
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

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只得如此觀看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耳屬腎腎即水水即太陰目屬肝肝即木木即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于夏秋之間即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即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即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

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于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

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咸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眞見其如此亦眞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閒所謂功名富貴者眞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閒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于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

果何如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復楊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日爲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于支離外馳也答陳泰之

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此蓋疑于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閒公共之氣尙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

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邪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殁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于蕩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于天地之閒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于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閒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卒不能合于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

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眞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于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于指也可乎

復李貫之兵部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于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于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正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與吳伯豐

程仕曰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奠誄之文定爲草槀以諗同志反覆

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于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于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于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自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大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隱于後先生敢陳于當世而學者反欲諱于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

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說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于世其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于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于流俗之論則又以為前輩不必深抑異說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孟諸賢至謂孔子賢于堯舜豈以抑堯舜為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為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

而不容于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書朱子行狀後

附錄

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朱文公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文公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所望于賢者不輕

通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一夜夢井中有人果于廢井得尸

尋知漢陽軍値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于堂掾吏皆入聽命以一日成算

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末鑄之鐵事畢遣之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旣遭陳叔進行辭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賢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街受合尙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補

黃東發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眞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閒亦有晚然若出于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慍惟成

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慍非不慍然後爲君子晦翁解敏于事而愼于言以愼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愼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于晦翁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晦庵于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講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于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補

百家謹案勉齋言自先師夢奠以來向日從遊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

子盡沒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蓋勉齋之求後學其真切如此所以卒得其人而傳之子後也

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清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閒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沒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清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幷可以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戸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戸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真有得于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

勉齋講友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料院楊先生仕訓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西園先生伯履

胡伯履號西園□□人勉齋嘗與之書曰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畏恨朝夕不得承誨云云參勉齋文集

梓材謹案首六字謝山劄記所有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

詹初字以元休寧人也以薦爲太學錄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能歸遂入廬山不仕嘗與黃勉齋講學性介甚吳益公有盛名以其與韓平原往來遂不與通私淑朱子其所著有流塘集二十一卷今所存祇三卷此其家傳所云也予考之勉齋集中未嘗及先生同時講學諸公之書亦無及者而是書自明

嘉靖以前未出王龍溪始從其家得之表章以行世集尾有詹體仁章從軒饒雙峯諸公文字程篁墩篤文獻志猶未見也其中議論固有可采但亦似有出于後人之增益者今節錄之補

祖望謹案詹體仁是朱學章是陸學先生蓋往來其閒

流塘集補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觀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

至大者天至廣者地至貴者人盡人之道則可以與天地並違人之道與禽獸並

升降時也子則以爲非時也人也三皇生則皇五帝生則帝三

王生則王五霸生則霸豈三代以前常升以後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

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故其道大其任重

靜安而後能慮似與釋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前有知止工夫佛氏止是死守着一淨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陸之分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

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爲仁若必死以求名雖勝于必生以苟祿者然必

之一字便是私意未免死之或過然此自仁人言之若後世雖死傷于勇也還是一好人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故操之

卜式初以阿意得官後乃直諫君子譏其自知無益于時乃以此塞責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贋直然還是他廉恥之心未盡泯處

常遇事輒自期于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不好須反之于內自有無私底本體不期于無私而自無私矣

常早夜不寐思此乃心不定之過因立心要靜不知立心去靜便是動程子曰無欲故靜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此下有論朱陸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祖望謹案以上皆其粹言也若其論朱子申申夭夭章註有圈內圈外之說此乃明人講章家所言陋甚必非宋儒所言也

州判余先生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仙遊人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黃勉齋女弟而勉齋則朱子壻因得親炙始見之日以仁義禮知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爲贄朱子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集中知同安縣號稱淸嚴終池州通判參仙遊縣志

景思學侶

侍郎余先生崇龜

余崇龜字景望仙遊人也兄元一從朱子遊先生以進士入官不附韓侂胄出知江州嘉定更化宰相言自權臣專政朝士獨余某中立不倚除御史終于兵部侍郎補

勉齋家學李胡三傳

黃先生輅

黃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爲朱文公外孫文公嘗以陞探微所畫師子像遺之眞西山跋畫師帖曰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志氣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又因以勉之參眞西山集

黃先生輔

黃輔字□□勉齋次子也勉齋與胡伯量書曰輔年二十三幸

其靜重遣之趨受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

所當讀之書云參勉齋文集

勉齋門人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河南坡先生□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處士方連雲先生暹

方暹字明甫平江人也師事李宏齋以宏齋之命學于勉齋時

以饒伯輿張元簡趙師恕與先生稱四子勉齋貽宏齋書曰明

甫遠來志氣甚篤殊可愛敬知其源流有自也老來只覺存養

玩索不可偏廢學者往往墮于一偏是以無得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又與甘吉甫書曰明甫于道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于義利取舍之辨向來朋友未易出其右也先生極推伯輿以爲己所不及而元僩之言曰伯輿明理而遠于事明甫見事而中于理則先生在伯輿之上矣淳祐中湖南帥蕭槐荆南帥孟珙並薦之槐稱其冰清玉潔妙性命道德之原珙稱其脫去塵滓游心高明之域詔免文解一次先生辭不受命珙請如尹和靖例加以處士之名未報而先生已卒學者稱爲運雲先生先生言論宗旨不傳要當爲勉齋門下第一 修

寶章張先生元僩

張元簡字敬父清江人也勉齋黃氏高弟勉齋嘗貽之書曰歸鄉兩年有餘徧閱友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言者李隨父陳儀父耳然李陳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于鄉里尋一如張敬父者則久而無對非爲謟也實無第二人得人之難如此先生初官縣尉秩其見于鶴山集中稱其知荊門軍嘗誅陳馬奴浸塘又嘗薦之李制使埴謂其足任監司之選其後果官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沿江副制置使修

漕帥趙先生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口口人爲餘姚令行鄉飲酒禮勉齋稱其官不遂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于古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季仁其後貴于朝致鶴山師友雅言有曾答奏清趙師恕之說則先生固不止餘姚令也借

林宗派爾列先生子朱子勉齋之門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隱君蔡先生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長樂人朱子門人砥之子幼孤育于外家長從勉齋學非賢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戒其子弟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倖求名利非吾志也遜田數百畝與從子以承母志年四十八卒

尚書吳鶴林先生泳　別見鶴山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泳師事黃勉齋得程張朱子

書研繹不倦登嘉定進士調閬縣尉又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
蘇學先生取諸經爲之講說揭白鹿洞規放潭州釋奠儀祀周
程五賢士習丕變薦知華陽改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
後患尋權漢州力辯與元帥趙彥呐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之議
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飯端平元年召入歷軍器將作二簿改
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
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與徐清叟杜範並
命三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爲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疏
凡撓政之害言皆激切改大理少卿人咸惜之既而權工部侍
郎參贊四川宣撫軍事得疾除祕閣修撰知嘉興辭改贛州尋
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復知婺州加集英殿

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兼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問容臺議禮行于世修

侍郎黃先生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勉齋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調婺州教授學正一以呂東萊爲法慕徐僑欲見之會其有召命先生曰今不可往也徐聞而敬之至闕以其學行聞于政府喬行簡許以朝除公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之外縣累官禮部侍郎先生簡淡自守言若不出口而于邪正之辨甚明愛護名節無媿師友云

鄉貢黃先生振龍

黃振龍字仲玉閩縣人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默契于心書之座隅已從勉齋遊請所未悟勉齋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以鄉貢卒

教授陳先生如晦

陳如晦字日昭長樂人從勉齋遊嘗讀西山眞氏夜氣箴曰須見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于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遂次其韻爲生意箴西山見而歎賞焉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論語問答及講義文集

梁先生祖康

曾先生成叔合傳

梁祖康字寧翁不知何所人也嘗以小不謹致書勉齋自引咎答曰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想不無相忌者便使年少陷于子弟之過翻然改悔何所不可而畏彼紛紛之口耶則先生亦勉齋所稱許弟子也修

陳先生象祖

陳象祖梓材案張直閣傳陳儀父當是先生之字侯官人朱子弟子孔碩之族也不避勞苦刻意講習勉齋以為儒得如象祖者十數人講之精行之果如干將莫邪則先師之道猶未至于浮雲點翳也

侍郎方先生來別見水心學案

通判鄭先生鼎新

鄭鼎新字中實梓材案一作仲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先生少受業勉齋而與楊信齋遊故深于禮樂所著有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補

提舉李先生鑑

李鑑字汝明不知何所人也與其同志數十人爲經會問學于勉齋答曰足下年少才俊于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有老儒一生辛苦所不及者然博文在乎約禮秋水方至百川滲漏霜降水涸涯涘自見蓋亦篤學之士也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爲寧德人嘉定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楊信齋遊得聞敎養之旨歸創六經講社推明師說誘掖後進故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信齋之門又案道南源委于長溪黃幹言先生與饒雙峯師之是又不獨爲信齋勉齋門人也

薛先生師邵

薛師邵字希賢撫州人也勉齋官臨川從之遊謂其超然獨得皆自胸中流出無蹈襲語 補

堂長葉淡軒先生士龍

葉士龍字雲叟括蒼人也後遷居長樂之唐石從學勉齋嘗以妙年力學勉其向道 補

雲濠謹案先生號淡軒嘗爲考亭書院堂長編朱子語錄十八卷

陳先生倫

陳倫字泰之長溪人也學于勉齋 補

梓材謹案勉齋有答先生書見上勉齋文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太學家先生損

家損字本仲蜀人也受業勉齋之門其時李果州道傳初亡勉齋歎曰先生沒後得擔負者秖一李貫之可望乃止于此本仲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于貫之足伯仲又趙季仁謂本仲異日不在貫之下亦各有所長然貫不凡也又言其與諸生伏闕上書試中優等而其詳不可考矣補

附錄

眞西山請絕金幣喬行簡爲淮西漕獨曰強韃必亡金昔者金爲吾之仇今爲吾之蔽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鑒宜姑與之使得拒韃史彌遠主其說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損徐士龍等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李先生武伯

李武伯臨川人勉齋徒補

李先生晦

李晦字隨甫長樂人也勉齋嘗貽之書曰一去鄉者十五年投老歸來每興索居之歎承示論語疑義用心甚苦所謂空谷足音也其後先生遂學于勉齋補

方先生丕父

方丕父補

梓材謹案先生莆田人爲紫微門人豊之之孫晦翁門人士繇之子從學于勉齋

袁先生俊明

袁俊明字稼學勉齋黃氏弟子也勉齋講錄二十餘卷皆本以

逸先生重裒輯而行之補

葉先生眞

葉眞建安人勉齋弟子補

直閣趙先生必愿別見玉山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連雲門人李胡四傳

參軍萬先生鎮別見雙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終